

顏寶鈴書院早着先機

小冰



了解顏寶鈴書院的人，除了知道它在學界的排名往前衝得快，還讚譽它的課外活動。活動是真有特色，年輕人一說起來就眉飛色舞，滔滔不絕。有同學說：「我們的課外活動很in，不少外校同學聽了都羨慕得不得了，連話都接不上來。」書院的各門學科都有相應的課外活動，配備先進的設施和儀器，邀請大學教授當顧問做指導。

好比說物理科，有水底機械人實驗室和數碼星象館。師生們研製的水底機械人，曾兩次送去美國參加比賽。數碼星象館幾乎就是一個小型的天文中心，設在學校新翼的頂樓，購買了價值過百萬的天文儀器，包括折射望遠鏡和太陽濾鏡，可供三十五人同時觀察天象和模擬天象，那裏是天文愛好者們探索星空奧秘的好去處。當香港出現「月偏食」之類的天文現象時，學校的天文中心還直接參與香港天文台、香港太空館、自然教育中心的聯合網上直播。這些事情，其他學校的同學光是想一想都興奮。

在化學科，師生們根據香港沿海的特點，根據椰子水、檸檬汁和砂糖的特性，研發出既環保又具備極強吸油力的「吸油海綿寶寶」。這一發明在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，獲高中組最優獎，並代表香港參加第六十八屆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賽，獲得「地球與環境科學組」三等獎。發明者在畢業時，選擇同一學科升大學，相關的學校都樂於錄取他們。

化學科還建立了中藥研究中心，這是全港中學的首個中藥研究中心。師生們留意到社會上有不法商人把平價藥材與貴價藥材魚目混珠，便從信譽良好的中藥舖買來中藥材，建立資料庫，再從普通中藥舖買來同類藥材，通過測試對比，向

市民提供優與劣的參考資料。此活動在「香港學生科學比賽」中，獲「最受觀眾歡迎大獎」，還出席英國皇家學會的青年化學研討會。一位專家說：「即使修讀化學科的學生，也甚少對日常生活物質做如此細緻的研究，甚少出席國際研討會。」

這所學校不乏會考狀元和文學之星。已退休的創校校長康太認為：「用普通話教授中文，促使學生用普通話思維；用英語教授英文，促使學生用英語思維。如此這般，能降低粵方言對學生的影響，學習成績事半功倍。」對這一理念，學界內外人士都無可非議。在英語教學中，顏寶鈴書院堅持每年招收一定比例的外籍學生，為學生的英語學習形成良好互動。書院也是全港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先導學校之一，每年還請專業老師教授「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」課程，課程旨在提升學生的書面和口語表達能力，年年都有好幾個同學考取一級證書。

學校的「文化交流拼貼」凝聚了校領導不少心血，這是一種跨文化的校級交流活動，書院的姊妹學校遠的在新西蘭、新加坡、法國、上海，近的在深圳和廣東的偏遠山區。康太認為：「顏寶鈴書院的科研超前於內地的重點中學，但設備稍遜。」她希望藉着國家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之東風，促進香港中學的科技教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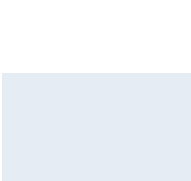
把課程搞得靈活一點，是十成學生的期待；把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再操練操練，是七成學生的理想。諸如此類，這科那科，顏寶鈴書院的教學就鮮活起來，立體起來，強勢起來。這些活動就像一塊塊磁石，把學生緊緊地吸引住。

過去香港常常被批評不重視科技教育，近年來，STEM教育在中小學成為熱門。有誰知道顏寶鈴書院早着先機，早推行STEM教育，並卓有成效呢？



外交

季羨林先生逝世已九周年，但作為他的學生，我們眼前無時無刻不浮現他的音容笑貌，思念深藏於心。季老一生結交中外朋友很多，但晚年曾兩次出訪過韓國，結交了不少韓國朋友，這裏僅就記憶所及做些回憶。季老第一次訪問韓國是在中韓一九九二年建交之前，大體是一九九一年，當時我們還在國內，正在考慮推進與韓國改善關係問題。得知季老訪問韓國歸來，我們很想聽聽他的意見。考慮他年事已高，我們擬去北京大學見他，但他堅持不應，後來商定折衷方案，在教育部見面，因為教育部外事局長陪同季老訪問了韓國。見面時，季老介紹了訪問韓國的情況，明確提出，外交工作他不懂，但從文化交流角度看，韓國與中國有很多共同點，兩國建交勢在必行。季老的觀點和



閒話

煙雨

張藝謀說，何謂戲骨？何為會演戲？梁朝偉用眼神能演活一個人，而高倉健用背影就把一個人演活了。那才是真功夫，功夫在戲外。

謝晉挑選《紅色娘子軍》女主角時，一眼看見祝希娟的眼，眼對眼，一眼定下吳瓊花，那雙眼能演出吳瓊花的深仇大恨。功夫有時是天生的。

斯皮爾伯格在拍《辛德勒名單》時，那麼多大腕皆不入眼，他選中了連妮，尼森，說他就是辛德勒，站在場上不說不動就是戲。斯皮爾伯格選人是選在戲外，看你戲外的氣場。

上個世紀中國電影演員戲裏戲外有種說法：趙丹的神、孫道臨的韻、王心剛的扮相、崔嵬的氣。

老北京人說戲不是說電影，把拍電影喻為拍戲最早也早不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。皇城的高票說戲是指京戲。京戲是國粹，也是中國第一大戲，中國著名戲曲專家齊如山先生曾用八個字道出京劇表演的靈魂：「無聲不唱，無動不舞。」

中國京戲的經典是四大名旦，王瑤卿曾有曠世一字釋，每一讀都令人不得不拜服。梅蘭芳的「樣」，程硯秋的「唱」，尚小雲的「棒」，荀慧生的「浪」。嘆戲評高論何止萬千？唯王瑤卿先生之高論譽過雲端，不服不行。

言四大名旦都有通天的絕技，技壓群旦，鎮服整個梨園沒有真功夫服不了觀眾也服不了同行。梅蘭芳唱且角兒，梅花指能作出三十多種來，在海派名演《宇宙鋒》中，梅扮趙艷容出手的梅花指就有二十多種！棍棒出孝子，千古偽題；實乃棍棒出戲子。沒有沒挨過打的戲子，沒有沒受過難的「角」。故那時送子學徒學戲都先簽下生死文書，否則師不收，學不成。魯迅曾說過在「三味書屋」中先生的戒尺，那不叫打，學戲的打才是真打，往痛裏打，往死裏打。師傅都有個教條，打不死你不叫疼你，手軟了就學癩了。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雲就曾經打開衣服讓徒弟們瞧，他肚子上有個疤就像個子彈打穿留下的槍傷，他說這是他師傅拿捅火爐子的鐵杵一杵捅破了肚子，差點要了命。尚大師又說，不是挨了那一杵，我學戲也不下了那樣的苦功夫。

「四大鬚生」掛頭牌的馬連良在富連班學戲時也是棍棒出戲子，老師是手提一根金

主，堅定了我們推進中韓建交的決心。季老第二次訪問韓國，是在中韓建交之後，大體是一九九四年。我們那時已在韓國，去機場迎接他到來，當晚參加了韓方歡迎他的晚宴。更難得的是，季老在繁忙的日程中，還答應來使館做客。那天晚上，我們做了幾個季老喜歡的菜，季老說他不挑食，每樣都吃了一些。飯後聊天，季老說他這次來韓國，除老朋友外，又結交了一些新朋友。交談中無意說到吃花生米的事，季老說他最喜歡，幾乎每天吃，我們告訴他我們也喜歡吃花生米，季老高興地說，他找到了知己。後來季老寫的《憶燕園》散文中，還提到這件趣事。

季老還選交了一位韓國朋友。中韓建交前夕，北京大學成立了韓國問題研究中心，韓國學者應中心邀請，每年都有多人訪華，其中曾擔任高麗大學校長的金俊煥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。金教授在上世紀四十年代，曾來到中國為韓國臨時政府工作，後輾轉到南京，參與南

季老與韓國的交往

延靜

京大學東語系的創建，他不僅說得一口流利中文，而且對中國很有感情。中韓建交後，他又恢復了與中國各地大學的來往，來往於兩國之間。金教授很尊重季老，每次來北京大學，幾乎都要拜訪季老，兩人遂成了至交。大約十幾年前，金教授迎來九十華誕，北京大學趁他來華機會，舉行午宴為他慶生。季老當時住院，不能親臨現場，但寫了一副對聯送給金俊煥：「何止於米，相期以茶」，字跡瀟灑自如，蒼勁有力。

季老還曾參加韓國駐華大使權丙鉉的宴請。權丙鉉是一九九八年來華赴任的，正趕上北京大學慶祝一百周年校慶活動，他應邀參加並結識了季老。不久後權丙鉉宴請中方文化界名人，包括季老，季老雖年近九旬，但仍破例出席。我還記得，我坐在他們身邊為他們臨時做翻譯的情景。

季老一生結交朋友甚廣，這裏憶及的不過是他與韓國交往、交友的一些情況。

戲外說戲

白頭翁



▲京劇《三岔口》不唱不念，動作就是語言 資料圖片

箍棒似的白蠟杆，腿不到高，腰不到底，手未上架，躍不過桌，一言不發，掄起白蠟杆就是一棍，一棍就是一片青，一道棧，三天不敢碰，一碰痛三天。富連班教出那麼多大師，「招兒」就一條，嚴師出高徒。吊嗓吊得如何？徒弟們一字在宣武門外護城河邊排開，對着河對面一片蘆葦蕩開「吊」，要「吊」到把葦蕩中的水鳥驚得撲簌簌地飛起，那要靠真功夫。老話兒：心慈不得將軍作。著名武生演員蓋叫天學戲時更怕人，師傅是手執一把明亮亮、光閃閃的鋼刀立在旁邊，一臉怒氣，殺氣騰騰，練不到位輕則掄刀就拍，重則用刀背砍。也練就蓋叫天的天下「獨活」，從十八把椅子操起的「獅子樓」上一躍而下，驚得全場先是爆冷，嚇得滿場寂靜，繼而爆火，引得劇場一片歡騰。蓋叫天人稱「活武松」，他能演出各個時期不同風格的武松，生病柴家莊、打虎景陽岡、報仇獅子樓、醉打十字坡、大鬧快活林、血濺鴛鴦樓、夜走蜈蚣嶺，有「英名蓋世三岔口，傑出驚天十字坡」。蓋叫天曾經把腿摔折了，醫生接時未能接好，錯骨扭環，天下可惜一代武生天王將告別舞台，蓋叫天得知後，彷彿看見師傅那把冷風嗖嗖的鋼刀，二話沒說，把腿架在桌子上，一咬牙，一使勁，自己壓斷那條剛剛接上的傷腿，讓醫生重接。面對蓋叫天，何人敢空談為藝術獻身？

京戲叫座，不靠複雜、驚險、離奇、高科技來招攬觀眾。京戲有「戲招兒」，簡單得不能再簡單，但卻韻味十足。京劇中的打鼓，以意、神相傳，一咚鼓表示一更，二咚鼓表示二更，京戲中稱「經」，三咚鼓敲罷，三經天已到，不用文字說明，現場白話解

釋，場上場下都明白。無論千軍萬馬，百萬雄師就那四個「龍套」，台上稱「四旗」，分左右一站，就表示八十萬曹兵已到三岔口。多豪華的宴會也是兩人對座，一壺酒，兩盞杯，且都是空壺空杯。即使是關公上陣，跨下赤兔馬，千里走單騎，也不過是一根五彩的「馬鞭」，「千里送京娘」，晃晃馬鞭子就到了，沒有人說馬行未至千里。「赤壁大戰」從頭至尾未見一江一水，台上演的，台下看的，都認為是長江水戰。兩旗相夾就是犖，就是轎，兩桌相疊就是關就是隘，兩人相鬥就是千軍交戰，兩椅相隔就是城裏城外。扔劍倒地就是死，一枷相銜就是監。假景全當真，假戲全認真，沒有人說假，只有人喝彩。《三岔口》明明是舞台之上，衆目睽睽，「光天化日」，卻演得漆黑一團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摸黑打，打得混天黑地，精彩紛呈。全戲無一句對白，語言是多餘的，京劇四大講究：唱、念、做、打，《三岔口》偏偏就不唱、不念。動作就是語言；全戲亦無一布景，一說明，用動作讓台下觀眾自覺進入黑夜，張手變得夜如墨。《打魚殺家》既無魚也無水更無船，但所有的戲都在船上，都在水裏。《白蛇傳》，水漫金山寺，大水洶湧，沒水波濤，水怪大鬧，台上見不到一滴水，沒淹一寸地，但台上台下從演的到看到都「自覺」地感到眼都是水，大水四方來。鬼戲《李慧娘》，滿舞台「鬼」舞，沒有人認為那不是李慧娘的魂，那不是李慧娘的屈死鬼，也沒有一個人認為那是李慧娘，不是陰間鬼！人演鬼戲，見鬼不見人。

京戲的魅力還在百聽不厭，老京城的戲迷、「票友」沒人說去看戲，皆謂之聽戲。三國戲《空城計》可稱家喻戶曉，老幼皆知，但老戲目唱了一百多年，什麼時候打板拉胡，什麼時候都能聽得人如醉如癡，說聽譚鑫培唱一百回，就有人擠着搶着去聽一百回。沒聽過哪部電影能讓人反覆看一百回的，千萬別認為那是誇張，毛澤東深悟京戲的奧妙，他最喜歡四大鬚生言、馬、譚、高的戲，馬連良的《借東風》、譚富英的《失空斬》、高慶奎的《逍遙津》、言菊明的《臥龍弔孝》，毛澤東都能一字不差地唱下來，聽過何止百遍？從延安一直聽到北京，從北京一直聽到湖南，從年輕一直聽到暮年。即使如此，毛主席聽戲時也極嚴肅認真，常常邊聽邊唱，邊打板邊跟進，情到深處還要邁邁戲台步。據說毛主席在百忙中唯一能使他精神放鬆的就是聽戲，聽京戲；唱戲；唱京戲。沒有人敢說，其實毛澤東就是位「高票」。

(一)

六一八雨災 歷歷在目

過來人



香港在過去百多年曾經發生過災情不同的雨災，當中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發生的一次最為嚴重，從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連續三天內，本港共降雨六百五十二點三毫米，共釀成一百五十六人死亡和一百一十七人受傷，成為香港死亡人數最多的雨災。

在這次雨災之中，本港有兩處重災區，其一位於觀塘的雞寮（即現時的翠屏邨）。早於一九七〇年，港英政府在這幅位於秀茂坪斜坡下的地點設立安置區，以安置等待上樓的居民，由於斜坡不穩，經過連場大雨之後，斜坡上的泥土開始瀉下，居民雖然報警求助，但未有被疏散，結果於六月十八日下午一時許，曙光街與秀麗街交界的一大幅土坡如地氈般向安置區傾瀉而下，掩埋了安置區大部分木屋，由於當年本港通訊設備，救援工作拖延了一段時間始能全面展開，導致傷亡人數不斷增

加。警方於當日下午四時設立專責登記失蹤人士的小組，並設指揮站登記、保管災場中發現的災民財物。消防處、民衆安全服務隊、醫療輔助隊、駐港英軍、香港義勇軍參與救援，連日搜救傷者及搜索死者，最後確認是次災難造成七十一死五十二傷。

另一處重災區位於港島半山區，同日晚上八時五十五分，一幅受強烈風化的火成岩山坡，在大雨下滑動，首先沖毀了寶珊道一座兩層高的洋房，並順勢把干德道一座六層高的樓宇沖塌，洪水及山泥混和樓宇瓦礫，形成泥石流，衝向樓高十二層的旭龢道二十號旭龢大廈。旭龢大廈即時應聲折斷倒塌，並波及在山坡下的景翠園最高四層被撞毀。此一系列大廈倒塌意外成為香港戰後傷亡最慘重的同類事故，在旭龢大廈內，大部分住客未能及時逃生，被埋瓦礫之下。經過日以繼夜的挖掘，搜救人員成功拯救不少生還者，其中包括前大法官羅傑倫，消防員循收音機歌聲將他救出。旭龢道意外共證實六十七死十九傷。

前輩與舊書



美國文學批評家哈羅德·布魯姆曾提出過一個廣為流傳的概念，即「影響的焦慮」，大意在於強調每個作家都身負前代作家的影響，或出於閱讀上的潛移默化，或出於創作上的自覺模仿，且每個作家在寫作當中都保有着超越前人影響的焦慮，只有從潛意識甚至意識裏固有的範式掙脫出來，才有可能建立真正個性化的個人風格。從這個角度上說，不論是同代作家還是不同代際之間，都不可避免地相互參考又相互競爭。不過，在香港作家們身上，我卻一次次見到他們在彼此尊重之餘還有一份特殊的友誼。比如，有一次在研討香港青年文學的學術會議上，前輩詩人飲江不辭辛苦大老遠趕來報告，他的演講並非「推銷」自己，而是介紹一位在他看來被低估、未受到重視的青年詩人周漢輝，並解讀其詩作《

禮儀》；而青年學者、小說家唐睿也利用自己部分演講時間來朗讀、推介飲江的代表作品《鹹魚店》。會後眾人皆感慨香港文壇前輩對後輩的提攜、後來者對前人的了解與愛戴。又如這些文壇前輩在青年作家中間都有親切的呢稱，大家都會熱情地把飲江稱作飲江叔叔，又把另一位前輩詩人蔡炎培稱作蔡爺。

隱約記得去年在上海街的藝術空間「碧波押」，一衆本地詩人舉辦詩會，蔡炎培便有出席並朗讀自己的作品。碧波押有兩面是玻璃牆，由內向外看，人群湧動如激流，在那裏讀詩不止是鬧中取靜，更像是拾捨被沖散的詞語，簡直是一件行為藝術。蔡爺以襯衫西褲打扮鄭重其事，頭上一頂鴨舌帽則格外搶眼、可愛，襯托他言語間一份童心。與一般的場刊不同，蔡爺

提供的是詩作手寫稿的複印本；字跡工整卻靈巧，用筆如用心，從容灑脫而有節制。場刊所收錄的包括《夏至》、《思念》、《白髮》等詩，當中印象最深的莫過於蔡爺誦讀《思念》時神采奕奕的樣子。「思念是一個人／在什麼地方見過／她的眼睛有雲／她的腳尖有海／雲和海之間／我跟你一輩子戀愛」，這首詩寫在一九八一年，以精煉、有節奏的語言帶給我們豐富的畫面和激情。你彷彿見到「她」就在眼前，腳踩着記憶裏掀起的波浪，手舞足蹈便開出了朵朵浪花；有時抬頭望着湛藍天空，分不清那樣的藍是天還是海，分不清那樣的藍的思念是你記掛着「她」？還是「她」也想起了你，就像眼眶中飄進了薄雲。詩人的聲音時而輕柔時而高亢，那一輩子的堅定由他來傳達再合適不過了，他的

赤誠與熱情真教人感動，他曾說「我的大半生都只為一個信念而活着」。除此以外，蔡爺的詩夾雜文言、書面和白話，他的朗誦同樣在國語鄉音之間來回切換，他讀起詩來，與其說是朗誦不如說是吟唱了。前不久又翻出飲江叔叔和蔡爺的詩集來看，或許就集子本身的特色而言，後者更勝一籌。這是因為手頭的這本《中國時間》把詩歌與插畫融合在一起，各篇詩作後，另邀請了蔡浩泉、黃仁遠、蔡義遠在同一標題下展開跨界的藝術詮釋。繪畫如何了解詩意、又用它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？這的確是值得深入討論的課題。從另一角度說，許多舊書人們買過、讀過便忘了，最後不僅掉進故紙堆，且這些曾經的創意、與眾不同的呈現詩歌之法也不再受人重視了。



▲蔡炎培詩集《中國時間》 資料圖片